

## 阿寶寶貝阿寶

「啊—汝是攞毋在教是否？」

三歲前的阿寶，不會叫阿公阿媽，不會叫爸爸媽媽，不會點頭搖頭，像是失了靈魂似的，只會不停地走來走去，不斷地幫娃娃和車子排隊，我帶著她到處求神問卜。婆婆面無表情的問我，你們家這邊有過這款的囡仔沒？

「伊是閣佇遐烏白叫啥乜？哮啥乜？」

哭喊是阿寶小時候最常發出的聲音，阿寶不喜歡任何人的擁抱，哭泣時的母親的擁抱愈是哭泣，沒有人能夠理解，我不知道她是餓了、累了、痛了，還是任何的怎麼了。身邊所有的人，包括我，我們沒有人能懂，她為什麼而傷心哭喊？她又了為什麼在傷心過後，喜歡對著樹上尖笑？

「無要緊啦！大漢就好啦！恁是閣欲去病院創啥物？」

早療課程像是沙漠裡唯一的救命丹，一帖希望符咒，我帶著阿寶流連在不同的醫院，來來回回在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語言治療、日間療育班、音樂治療課程之間，尋找奇蹟，找尋出路。忙碌的行事曆可以暫時忘了一切，我讓阿寶像個陀螺般不停打轉，我則裝扮成海棉寶寶，拼命從治療師那裡吸取精華，同時也得學著裝做沒聽到陌生人與熟人間，傳出的窸窣窸窣的耳語。

公園裡的媽媽大聲斥責著阿寶，阿寶將手裡的沙輕輕滑落在她孩子的頭上，只有我知道阿寶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任何一個母親都無法容忍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負。我跟自己生了一場很大的氣，冀望著全世界的人，可以多給阿寶一點時間，等待她找到靈魂，等待她準備好啟動人生，她一定會努力學習如何跟世界相處的。

一個小小的導火線，滿位點的壓力，潛藏好幾年的心底話，生命的矛盾點在此刻一觸即發，沒有人可以說話，能躲在浴室的蓮蓬頭底下痛哭，我不敢對自己承認，好像承認自己的懦弱，就承認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。我多希望如果可以重來，我只要有一個平凡的人生，簡簡單單的過日子，這樣就夠了。

壓力鍋裡的空氣並沒有因為自我反省而減少，和老公的距離也只剩下報告行程，天空好像不常見到太陽，冷氣房裡的溫度也漫延到所有的地方。還好這時候，早療團體裡的媽媽們，適時的關心加油打氣，送我許多溫暖的擁抱，沒說太多的話，但卻深深感覺到我們是同一個陣營，一同並肩抗戰，為了我們各自將來的幸福快樂而奮戰。

於是，我看見鏡子裡的自己，無光的臉上夾雜了許多哀傷，我想，如果我一點都不快樂，阿寶要如何才會擁有快樂呢？我決定每天留半個小時給自己，沒什麼特別計劃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在阿寶睡著以後，我看著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笑到翻，或者泡在浴缸裡漂浮，或者漫無目的就只有上網亂逛。

我報名參加不同的課程，認識了許多新朋友，聽聽別人的故事，想想我們的生活，我約老公半夜一起去散步，重新溫習如何撒嬌。在她上幼兒園的時候，我一個人騎車到山上兜風，我試著去做任何我從來未曾做過的事，我想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，找到生命裡的平衡點。

醫院的早療課程不是唯一可以學習的地方，每週半小時的時間太少了，我把練習分散在生活裡，只要有機會可以買東西，我們就學算錢數數；捷運車站裡的路線圖是認國字的地方；公園裡和人行道上的水泥條就是職能運動；和鄰居小朋友一起玩，學著交朋友，學習如何和別人對話，我們的生活變得有活力多了。

現在的阿寶小學二年級，上普通班和接受資源班的輔助課程，她可以自己在教室裡和同學一起上課，下課時一起跑跳玩遊戲，和鄰居小朋友一起玩扮家家酒、騎腳踏車，是個無憂無慮的小天使，每天都很有開心。

我還記得阿寶第一次躺在我懷裡時的模樣，我感動的對著皮膚裹著一層白色胎脂的嬰孩說，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快樂的長大。直到現在，我還是這麼想的。